

传统民居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保护与应用

潘冬梅¹, 孟祥彬², 徐景贤¹

(1.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4; 2.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00094)

摘 要:以河北省邯郸伯延民居、井陉于家村、保定王家大院、承德宽城计家大院、张家口蔚县暖泉镇等古民居为调研重点,以点带面,对河北省传统民居文化展开研究。总结出河北民居文化的特点,探索了河北省传统民居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保护和应用途径。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民居文化;保护;应用

中图分类号: TU 984. 1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1-0009(2011)11-0204-04

传统民居是有一定历史年限的民间房屋建筑群及其周围建筑环境的总合,它承载着一个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古民居的价值,不仅是代表一定年代的建筑风格、建筑文化,它传递给人们更多的是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因而也就形成了特有的民居文化。民居文化的范畴包括与人们的居住活动有

关的村落选址、住宅营建、居住行为习惯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及约定俗成的礼仪等,是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会涌现出大批的现代民居建筑。如何给现代民居建筑注入旺盛的生命力,避免“千村一面”的现象发生,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民居文化,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本土民居文化,是一个地域内民居建设中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人与建筑对话的语言。如果能在现代民居建筑中运用得当,可以起到延续历史文脉、继承民族风格、突出地方特色、彰显建筑个性的作用,进而

第一作者简介:潘冬梅(1970-),女,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园林设计与环境艺术。E-mail: pandongmei09@163.com。

收稿日期:2011-03-28

打掉西葫芦母本第1朵雌花,优选第2~5朵雌花,原则是选择符合母本特征标准柱头的雌花,花瓣内无水的雌花,无蜜蜂等昆虫存在的雌花,胎瓜瓜形正常的雌花。每天早晨授粉时,观察同一株母本同时开放2朵雌花,优先授粉,可同时坐瓜,一般一株母本只授1朵雌花,只留1个种瓜,并立即做好标记。每天都应把当天开放的多余雌花及时打掉,避免养分消耗,直至种瓜长大为止。此外,还应观察前3d授完粉的种瓜有无光泽,是否伸长,如3d内无变化,应及时打掉,重新授粉。另外,雨天坚决不授粉,等下雨结束后,把当天已开过的母本雌花全部摘除。

授完粉后西葫芦种瓜处于快速伸长、膨大期及籽粒灌浆、硬化时期,此阶段要求养分、水分都是最多的时候。适时施肥、浇水,并且针对西葫芦病虫害,采取药物防治,创造有利于西葫芦生长发育,不利于病虫害发生和危害的条件,从而保持西葫芦植株全绿,直至种瓜成熟为止,可使种子饱满,且成熟种子粒数多。

改变传统掏籽洗籽技术,大力推广机器掏籽,确保种子质量传统掏籽洗籽技术,是在有大量劳动力的条件下采用的一项技术,先用钝刀将成熟好的西葫芦种瓜纵向切开,将种子全部取出,立即用清水漂洗2~3次,不粘手后,倒入干净的网状纱布,摊开晾晒直至种子晒干为

止。该技术耗时费工,如操作不当,破籽率高且容易导致西葫芦种瓜因堆积时间长而腐烂,造成不必要损失。不仅如此,还制约西葫芦制种面积发展。2006年,怀仁县田庄村经介绍购买西葫芦种子脱粒机器,制种户摸索脱粒经验,将西葫芦种瓜在地里先进行采收,以标记为准,采收符合品种特征的种瓜,剔除没有标记的种瓜,瓜形、瓜色不符合的种瓜,已腐烂的种瓜。然后成堆,脱粒机器在地里现场脱粒,种皮丢弃地里继续沤渍肥料,种子则放入干净编织袋。平均用时7.5h/hm²,期间有3个劳力足够保证脱粒正常运行。所以,机器掏籽可以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缩短劳动时间。当种子脱完粒后,不用清水漂洗,立刻倒在洗干净的水泥凉台上进行摊薄晾晒。在晾晒期间,不管刮风下雨,都不准动种子。因为西葫芦种子最外面有一层由浆液形成的包皮包裹着,能起到保护种子色泽的作用。所以,当种子完全晒干,才进行精选,先用手使尽搓种子,去掉膜质外包皮,并挑拣杂质,达到净度99%以上,种子颜色为雪花白、有光泽即可入库。

综上所述,在怀仁县特定优势环境下,适当改进西葫芦制种各项技术环节,人为因素影响西葫芦制种产量,采用省时省工的机器掏籽技术,夺取西葫芦制种面积和产量大丰收。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实现新民居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河北省地处华北地区中部,背山面海,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山地和平原的面积大约各占一半。河北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被称为燕赵大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必然对传统民居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产生独特的民居文化。现以邯郸伯延民居、井陉于家村、保定王家大院、承德宽城计家大院、张家口蔚县暖泉镇等古民居为调研重点,以点带面,对河北省民居文化展开研究。

1 河北民居及其文化内涵

1.1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优美的环境、良好的风水是古人择地定居的主要条件之一。古村落的规划建设常因地制宜,民居因势而建,顺应和利用自然生态地理条件,反映出生态观在民居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在山地丘陵地区,“依山建屋、傍水结村”常作为民居选址的最佳模式。以井陉于家村的选址为例,村内建筑依高就低,顺势而建,建筑不拘朝向,错落有致,形成与梯田曲线极为和谐的韵律^[1]。道路随地形自下而上,纵向贯穿全村。于家村的建设就地取材,主要以石材构建,大小街道都以青石铺面,干净整洁。再如,武安伯延民居村落的选址也是充分利用地形、环境、水系条件。其南依太行山余脉的鼓山,连绵的太行从西南向东北一路蜿蜒而来,山势渐缓,起到了强大的遮挡作用;河流从村旁缓缓而过,形成“依山傍水”的经典风水格局。或许是由于青山绿水的滋养,应了地灵人杰的古语,鼓山脚下的伯延真的就成了孕育一代富商的风水宝地^[2]。

河北民居中无处不渗透着对自然最大限度的亲近,民居院落大多南北长大于东西宽,呈长方形。因为这里的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这样的布局有利于夏季穿堂风的进入和冬季阳光的照射。河北民居在冬季会有满屋的阳光,使人们更亲近地享受和利用大自然的有利因素。

1.2 尊卑有序的家族观

在传统大家族中,其民居建筑常以坐北朝南的院落为单元组成一个建筑组群。多个院落或纵向串联成多进院落,或横向排列成多个跨院。每个院落周围以坐北朝南的正房、两侧的厢房、南面的倒座围合,临街的大门一般在中轴线的东侧倒座或在中轴线上,中间则形成庭院公共活动区域。建筑以正房等级最高。以蔚县古堡民居为例,正房一般为硬山卷棚顶,厢房与倒座房一般为单坡屋顶,倒座房进深小于厢房,厢房进深又小于正房。民居的方位南北向以北为尊,如果是多进院落,由南到北的院落进深渐次扩大。如蔚县西古堡东巷 83 号,为四进院落,由南到北院落进深依次是 10.5、17.5、19.5 和 26.5 m,充分反映以北为尊和注重等级的建筑观

念^[3]。就东西向而言,在河北民居中则有截然相反的 2 种观念,一种是汉民族的“东为大”,一种是在满族文化中“以西为尊”的理念。汉族民居中,除中轴线上的堂屋外,东屋被认为是次好的房间,所以人们也把主人称为“东家”、“房东”。堂屋前的东西厢房是儿子的居所,长子住在东厢,次子住在西厢。这种安排是由旧时长幼有序的观念决定的。四合院最后面的是后罩院,是房主人的女眷们居住的地方。女儿住在后罩院,进出都要经过父母亲居住的正房,这是传统的封建家庭为了教化儿女而设定的理想的居住格局^[2]。而在满族民居中则以西向为尊,西间称西上屋,中间称堂屋,东间称东下屋。西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火炕,又称“转圈炕”、“拐子炕”、“蔓字炕”等,满语叫“土瓦”。一般南、北炕住人,东端接伙房炕灶,西炕是窄炕,为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不得随意坐人和堆放杂物。不管是汉族的以东为尊还是满族的西方为尊,都体现出注重孝悌、尊卑有序的传统儒家思想。

1.3 方正规整的布局观

传统民居讲究方正,因为古人认为天圆地方,认为住宅方正就会阴阳平衡。在河北民居中,一般正房坐北朝南布置于南北向的主轴线上。如为多进院落,这条轴线还对多进院落起统领和串联作用。在正房南侧左右对称建厢房,其体量小于正房。在大型的合院中多设连接前后两院的厅房,庭院与庭院之间通过位于中轴线上的门和厅房来联系相通,院墙高大,与建筑联系围合成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空间。大门位于轴线最南端或东南侧,有时侧面开小角门与小巷联通。房屋一般对外不开窗,外观显得厚重封闭。总之,河北民居给人以规矩、方正之感。

1.4 “趋吉避凶”的文化观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吉祥文化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支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河北民居传统的门、窗、影壁、屋脊、墀头等部位大量采用吉祥图案,反映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强烈的向往。河北民居传统的门常做成隔扇门,窗做成支摘窗,其上采用大量的传统图案如万字、回字、冰裂纹、盘长、方胜、瓶形、步步锦、灯笼锦、回云纹、如意纹等几何吉祥图案,如伯延民居、蔚县民居和宽城民居中都有“万字连锁纹”,就是俗语中的“万字不到头”图案,寓意绵长不断,是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装饰纹样。还有许多经典的吉祥动植物图案如蝙蝠、鹿、松鼠、鱼、鹤、梅、竹、石榴等。大多以谐音文化和隐喻的形式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如“蝠”与“福”谐音,“鹿”与“禄”谐音,松鼠与“颂熟”谐音,“鱼”与“余”谐音。梅、石榴、葡萄则多用其象征意义,梅象征高洁,竹象征虚心有气节、石榴葡萄象征多子多孙等,传统民居中运用这些含蓄、象征的设计手法,借以表达对生活希望、寄托。如保定王氏庄园的木雕、石

雕和砖雕装饰,均蕴含着吉祥含义。正厅西墀头砖雕是人物、牡丹、桂圆、狮子和金钱豹,营造的是动物与人和谐相处、大富贵、大团圆的极乐境界,下边角柱雕刻有13个小动物,上部有“马上封侯”、“辈辈封侯”,下部有老虎、金钱豹、壁虎、白菜、蝈蝈,意为倾国之财,正厅东墀头砖雕,有人正在拉弓射箭,有公鸡正在打鸣,意为功成名就,下边角柱石雕刻有“三羊开泰”^[4]。再如承德宽城的计家大院在正房东西两侧的墀头戗檐的砖雕,东面戗檐砖雕为2只仙鹤,寓意松鹤延年;西边戗檐的砖雕为2只小鹿,寓意福禄双全。东西博缝头各有一圆形菊花砖雕,造型优美生动,寓意吉祥如意。伯延民居的门窗木雕、室内门罩,尤其是炕罩木雕上,多见“松鼠吃葡萄”、“松鼠吃南瓜”图案。松鼠吃葡萄、吃南瓜,寓意绵绵不断,生生不息。还有人认为,“鼠”与“熟”,音相近,“松鼠”寓意“颂熟”,“松鼠吃葡萄”是丰收的象征。

2 传统民居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把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规划的第一项任务,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具有深刻意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民居的建设是一项重要工程,其建设的质量不仅关系到新农村的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以民居中折射出的文化影响到农村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民居建筑应该是民居文化特别是传统民居文化的载体,而不是无异于城市建筑的简单复制品。如果在建设新农村时,缺乏对于传统文化的分析和对传统居民风的尊重,就会出现千篇一律、千村一面的村容村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住宅豪华气派,与城市无异。有些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贪大求洋,追求城市化,甚至追求西洋化的倾向。在民居建设中不但追求宽敞明亮,还要追求时尚,因此在设计施工时往往追求城市效应,向城市化发展,从而忽略了祖国几千年的民居文化,以至于出现新农村建设城乡趋同的现象,缺乏中国特色、缺少民族特色。同时,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在带来新技术、新思路的同时,也将异域建筑文化灌输到很多设计师的头脑,部分设计师盲目追求新潮,将这种外来建筑文化移植于民居设计之中,这对民族文化遗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很容易使文化的发展走入文化趋同的误区。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现代民居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些传统民居和传统装饰图案对现代人来说,就会因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而渐渐神秘。今天,当人们重拾起那些精美的图案,被其中的精美构思和完美构图所折服的同时,应该

意识到,原来博大精深的传统民居文化如果不及及时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很可能会造成文化的断层或缺失。

3 传统民居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保护和应用途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精髓,尊重地域文化,这既是新农村居住环境设计的需要,也是提升新农村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新农村民居在接受城市文化辐射的同时,保留独特的民居文化,才能塑造厚重的文化氛围,延续传统文脉,实现农村民居文化的可持续利用。对于传统民居文化,要从保护现有古民居村落和将传统民居文化应用于新民居二方面入手。

3.1 古民居地区的保护性规划

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现有的传统民居加以保护,对其进行保护性规划,并对周边的新建民居进行统一规划,是传统民居文化得以保存的必由之路。目前,得以保存下来的传统民居大多分布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居住条件、居住形式将有更高的要求,原有民居中的居住形态如果一成不变,将不能满足人们的居住要求,从而导致现有传统民居的破坏。针对该现状,首先,地方政府应当加以适当的引导,使居民认识到传统民居的巨大价值。对古民居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以旅游收入反哺民居修缮,是一种保护古民居文化的常规做法,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古民居的博大精深和传统文化的魅力。但是对旧民居的修缮,要以“修旧如旧”的理念来指导,保持古民居的原汁原味。其次,在不破坏现有民居的基础上,应该采取措施提升民居的舒适度,比如:为了改善基础设施,可增加供水、供电、供暖、通信等设施。对民居内部则统一安装卫生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让村民能在传统建筑中享受现代化生活,保护性地进行新农村建设^[5]。再次,对于古民居周边的环境规划,要与建筑的风格相协调,运用典型的景观元素与传统民居文化相呼应,使其与原有村落形成一个整体。

3.2 传统民居文化的借鉴与再利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传统民居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反映了一定时期当地居民的生活模式,是农村民居建筑的历史文脉。只有更好地加以利用,才可能消除“千村一面”的现象,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居住建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3.2.1 空间布局的借鉴 河北民居往往由房屋、大门和院墙围合成内向型的空间,这和传统的家族观密切相关。古民居的建设重点往往以家族为单位,所有的装饰和文化行为都是在各自院墙围合起来的家庭空间中进行的。大家庭在这样的空间中和睦共处,围合成的庭院则是人们交流感情、沟通信息的公共空间。这种围合的

空间带给人们安全感的同时,也在满足着人们的社会交往需要。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范围、活动的空间更加广泛,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庞大而复杂,新民居的聚落纽带也已经打破了家族的界限,但人们对生活居住在一起的、以“村”为单位的这些居民的那种特殊亲近的感情依然存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依然是居民所向往的。因此,借鉴传统民居的向心式设计,在新民居规划中依然会受到居民的欢迎。如多座住宅呈向心式布局,围合成庭院空间,中间设计组团绿地。人们闲暇时走出家门,组团绿地自然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为彼此交流情感、增进邻里关系的公共场所。也可在村子的中间地带建设公共绿地,作为户外活动的公共空间,良好的公共绿地自然吸引村民前来。此时,向心性设计扩展到整个村子的范畴,整个村子成为一个内敛的空间。

3.2.2 传统民居装饰图案的借鉴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古人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传统建筑装饰图案就是其中绚丽多彩的一部分,它蕴含着先人们的无限巧思,历经年代的锤炼,具有典雅的风格与深刻的内涵。大多数的民居装饰图案已经成为一种固有的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趋吉意识的集中反映。正是对该种吉祥含义的向往和追求,使得这些图案代代相传。同时,这些图案用生物的某些生态特征,附会人的情操和品行,运用隐喻的手法宣扬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同时儒家思想提倡入世,号召积极求取功名,讲求现世的幸福^[6],因而在传统民居装饰中,积极进取意识也是宣扬的主题之一。现代民居同样可以运用这些吉祥图案进行装饰,即使是吉祥幸福的心理暗示和其教化意义在现代民居中也是需要的。在村落的组团绿地、公共绿地中,这些传统图案可以应用于墙面、路面、灯饰及其它装饰小品之中。此外,可应用传统造园手法如漏窗、景窗、景墙等,结合自然的植物配置技巧,塑造传统文化氛围,从而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民居艺术。

3.2.3 传统民居文化理念的继承 传统民居文化融合了博大精深的“儒”、“道”、“佛”理念以及风水、吉祥文化等民俗内容,我们要学习的,不仅是传统民居文化的兼收并蓄,同时还要学习古人对民居及民居装饰一丝不苟的经营态度,学习古人对于民居和环境的处理方式。当人们以一种亲近的姿态去处理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的关系时,建筑被当作了人们生活乃至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才有可能创造出充满生机的建筑。建筑的装饰此时成了建筑与人对话的语言,传达着彼此之间的情感。民居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很显然,如果把旧民居的某一个砖雕作品搬

到现代的楼房上,很可能是不协调甚至是滑稽的。在传统民居文化的运用过程中,要立足于当地文化,深入研究当地、当代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趋向,顺应时代,又要对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启迪。传统民居文化应用的成功就是它能够使民居建筑与人们心底的深厚积淀产生共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有所感悟,建筑的生命力就会永不枯竭,历久弥新。当然,在传统民居文化的继承中,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比如传统民居文化中的风水理论,因为其理论的神秘高深,加之有时成为“伪风水师”欺骗的工具,长期以来被涂以浓厚的迷信色彩。有人一度将这一沿袭数千年的理论完全归类于封建迷信,而不是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古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中国风水学,是由中国古代先哲经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实践、思考和感悟,是因地制宜、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传达了人类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理念,强调自然与人的良性互动。透过风水理论的长盛不衰本身,应该看到,风水理论将建筑与人类的情感微妙地联系起来,对人的心理有着积极的影响。现代民居在规划设计时,完全可以借鉴其中因地制宜的理念,充分利用气候、地理中的有利因素,恰当处理民居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良性影响。

4 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传统民居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从传统民居文化的再利用角度来讲,又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未来的中国新农村要求生态协调、生机盎然、人民康健;要求邻里和睦、相处融洽、相互关爱。传统民居文化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建筑、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和谐关系的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借鉴和运用传统民居的经验,可营造具有良性生态环境、地方文化特色和浓郁人文精神的现代住宅区;可延续历史文脉、继承民族风格、突出地方特色、彰显建筑个性,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魏雪琰. 河北井陉县于家村传统聚落初探[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
- [2] 魏柳郁. 冀南伯延民居建筑与民俗文化探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8.
- [3] 李秋香,罗德胤,贾琨. 北方民居[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4] 曲薇,曹慧玲,陈伯超. 浅谈河北民居的院落[J]. 建筑文化,2005(4): 33-36.
- [5] 邹明生. 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 住宅科技,2008,28(2):59-62.
- [6] 夏源. 浅议儒家思想对中国民间建筑的影响[J]. 四川建筑,2006,26(6):44-46.